

春

夢

白放情著

印華文叢⑥

# 春夢

白放情著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春 夢(收穫系列)

• 印華文叢⑥ •

著 者：白放情

封面題字：葉維漢

封面設計：保 蓮

主 編：黃東濤(東瑞)

督印人：蔡瑞芬

出 版：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6-6A 好德商業大廈 6 字樓 A 室

HOLDERY PUBLISHING ENTERPRISES LTD.

Flt A, 6 / F, Hody Comm. Bldg.,

6-6A Hart Avenue, T.S.T. Hong Kong.

Tel.: 2368 0632

Fax.: 2723 1401

印 刷：永利印務有限公司

Tel.: 2555 7311

Fax.: 2357 4520

發 行：藝美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摩利臣山道一號二樓

Tel.: 2574 5650

版 次：一九九七年六月

國際書號：ISBN 962-449-205-0



# 目錄

上帝聖筵上的聖餅／7

——序白放情小說集《春夢》

·東瑞

春夢／15

覆舟山的霧／66

花落了無聲／90

迷途羔羊／106

貝殼／127

夢盡半山／133

離情／144

涼夜／146

望街／150

最後的天堂／153

家 / 168

· 附錄 ·

高品位高格調的愛的模式 / 182

· 東 瑞

——讀白放情的中篇《春夢》

後記 / 191

· 白放情

# 上帝聖筵上的聖餅

——序白放情小說集《春夢》

· 東瑞

讀白放情，自他的《家》（收在《沙漠上的綠洲》）開始。這篇小說，藉一個華族子弟在生活線上的勤奮努力和辛苦掙扎，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華人在海外「白手起家」的艱辛和血淚。讀之令我熱血沸騰。不能自己。那時，我在評介《沙》一書時，抑制不住我的欣賞之情，心目中將它列為該書小說類中的冠軍作品。它給我印象極之深刻，還於「白放情」這個名字。文人只能在作品中白白放射自己的感情嗎？我覺得這個筆名真夠幽默。一九九六年秋對我來說真是難忘的季節，我獲邀到印尼作文學之旅，和潘亞暉教授甫被袁寬安排在她弟弟家住下，次晨第一個來探望的便是白放情和立鋒兩位大兄。白放情寬厚穩重、深沉親切；最令我不能忘懷的是，中秋聯歡那天下午，我欲派贈文友的大批書無力搬動，是他二話沒說自告奮勇開車幫了我大忙，將書送到旅舍。一九九七年我舉家赴印探親，白兄影印大批小說稿請我看。這些作品陪伴我度過在泗水的愉快假期：白天，在籬笆小院的「五腳基」，我人坐在有靠背的大藤椅上，一邊是香煙煙霧的裊裊飄散，一邊是咖啡的香氣隨風四溢，白放情的小說稿就枕在我大腿上讓我展讀着迷。若遇小雨初歇，還可抬頭看樹木清翠，垂滴晶瑩的淚；小池水潺潺有聲，鯉魚擺尾搖曳，琤琮美妙，一舒倦眼。但可以說，白放情的小說實在引人，常常是投入其中，欲罷不能，讓人廢寢忘食。這樣的享受一生難得有幾回，遠去了香港矗立雲天的高樓大廈的



灰黑二色，真不知今夕何夕，置身何處！那時，作品中一個有情重義、癡心專注、浪漫瀟灑的人物便向我走來，他與我握手，我點點頭也向他伸出手來，這才真正比較深刻認識了他。這個人物就是白放情，小說中的白放情！

白放情的小說寫得那麼多，發表率也極高，令我驚異。更不可思議的是，他的小說多以愛情為題！寫者不膩，讀者不倦。我身在香港，讀一些人泡製的「愛情快餐」，老實說，淺嘗一二就有飽膩之感了；究竟白大哥的愛情小說為何有此種魔力和魅力？在欽佩之餘，不久也就有了與白大哥之間有關愛情小說和出版的推心置腹的討論。我明白，印尼華社素來風氣較為保守，尤其是三十年來特殊的封閉型氣候，令處於不惑之年的白大哥也感到了某些困惑。我沒有猶豫地談了對愛情題材的看法。一本書全收愛情小說毫無不妥！我素來最憎恨假正經偽道德，最憎恨道貌岸然下的男盜女娼！愛情是無處不在的女神，上自皇帝國王、總統公主，下至普羅大眾、販夫走卒，從高貴堂皇的宮殿城堡，到簡陋殘破的木屋茅舍，幾千年來，誰人未曾受到愛神的眷顧？愛情，可謂不分富貧，貴賤、階級、種族、文化、語言、信仰……如今有哪一部經典那一齣電影沒有愛情？很少。

在這種情況下，白放情能將他的愛情小說寫得一般、有格調、有境界、有韻味、吸引人，這就更難能可貴了。比如與書名同名的中篇《春夢》，就創了一條新路。作品發表於八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亞日報》，全文分十三個章節，並非一口氣連續刊完，而是相隔一段才發表一章。這種發表方式就已十分奇特，更妙的是由於白放情的懸疑藝術手法極為成功，喜歡讀的讀者緊追不捨，有不少讀者還寫信關心小說中人物的命運和小說的結局。《春夢》的社會效應，雖還沒達到「轟動」的程度，但必也使作者始料未及。尤其是當一位家庭主婦跟他說，《春夢》會使相愛的人更珍惜對方，使常相吵的夫妻更和睦吵不起來時，白放情得到了極大鼓舞。與此同時，少許的冷諷熱嘲也隨之而來。個別人以作者已年過半百猶寫《春夢》而大不以為然，諷刺作者剛「十八歲」云云。這種無理的輕蔑完全自暴

其醜，僅能說明他們對情題材的淺薄無知。在中國文壇上，進入晚年的巴金寫了一篇至情至性的《懷念蕭珊》的文章，始終忘懷不了妻子那一雙美麗的眼睛……散文所流露的堅貞感人愛情，不知令多少讀者流淚！

《春夢》從語言、佈局、情節、人物到體現的愛情觀，表現得臻於完美之境。它是描述男女主角礙於世俗觀念、無法闖過「兒女關」而在感情上倍受折磨煎熬的故事，最後在黯然神傷中分手，留下「此愛綿綿無盡期」的裊裊餘韻。全文寫得如詩似畫，將傳統的思想觀念和現代的小說技法了無痕跡地融於一體，寫得波瀾起伏，富於小說的節奏感，情思如流，愛焰似火，牽動情魄，在藝術上很有特色。堪稱作者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愛情作品。由於本書最末已附錄有詳細分析欣賞《春夢》的長篇文學書簡，大家可以參考，在此就不再贅述。

也許逐篇複述白放情收在本書的愛情小說的故事情節沒啥意思，是的，愛情小說一篇有一篇的傳奇，一篇有一篇的動人處，不免會眼花瞭亂。私以為，透過白放情喜用的「愛情題材」，看一看作品的效果、內涵，從而判斷白氏愛情作品的文學價值，這才是特別緊要的。總體印象，至少有三：其一，白氏通過他一系列愛情小說，探討了愛情在人生中的位置和價值，體現他對愛情的態度和審美。當然，他作品中的一系列女性群象都擔負了這些重任，但更明顯的是通過男性主體人物去實現的。《春夢》中的張奕凱，《覆舟山的霧》中的松冰，《迷途羔羊》中的袁先生，《貝殼》中的「大哥」，《離情》中的「我」，《望街》中的「他」，儘管個性有差異，但都不愧為「情種」，他們愛得熱烈、專一、癡心，愛得瘋狂深沉可說都一樣。對愛情的認真其事、承受痛苦，無論成敗，都讓人體會到愛情的神聖性和嚴肅性。他們對愛情都懷着一種熱烈感人的宗教虔誠情懷，愛情是一種美麗聖潔的感情（不是甚麼感覺而已），充滿了精神的相契、心靈的溝通、靈魂的擁抱，肉體的結合、生命的奉獻……我們該感謝白大哥，為我們展現了那麼豐富、複雜、美好的愛情長廊、愛情畫面；其二，白

氏藉愛情題材描寫芸芸衆生相，刻劃人性。這跟以其他題材刻劃人性是一樣的。唯這一功能，常被愛情情節的曲折性所掩蓋，爲讀者所易忽略罷了。《迷途羔羊》中一度被人利用，漸漸陷入一場忘年戀而無法自拔的陳聞音，專門玩弄女孩子的人渣劉水章，失妻之後痛不欲生的袁叔叔；《夢盡半山》中非處女不娶、寡情薄義、迂腐的小薛；《望街》中仍癡癡想念着初戀情人的癡情兒；《最後的天堂》中善良而充滿愛心的美子夫婦；《家》中囉唆唠叨醋意十足的母親、失意落魄的父親；新寡遭污不惜以死了結自己的竹嫂、樂觀勤奮的成安（我）等等，不同人物的豐富個性和命運，都表現了人性中的瘋狂、自私、懺悔、念舊、善良、醜陋、惡劣等等複雜元素，白大哥都將之刻劃得深刻精彩；第三，藉愛情小說，白氏以頗爲廣闊的背景的襯托下，探討了印華社會華族女性在愛情和婚姻中所扮飾的角色。她們的處境和追求，她們在感情和事業上的不幸和掙扎。白大哥是一位欣賞女性、絕對尊重女性的男性作家，他的一系列愛情小說不啻爲不幸的、受盡傷害，歷盡感情滄桑的女性代言，體現了作爲男性作家對女性的博大的人道關懷。他筆下的女性泰半善良美麗，這方面他做了很出色的描繪，但他們在男人世界中都受盡折磨，感情失落，令人一灑同情之淚。《覆舟山的霧》中的珊蒂是婚姻的犧牲品，母子（丈夫）當她是多餘的第三者，她被迫出走，且得了怪病，最終淪落風塵黯然死去；《最後的天堂》中的白蘭遇人不淑，珠胎暗結，竟在詩之島獨自承受人生的惡果；《貝殼》、《夢盡半山》中的白雪明受騙兩次，從此隱遁，不想再面對這令她傷心窒息的世界，徒令「我」萬里尋覓，在寺廟前惆悵不已！當然，白大哥筆下也不盡是受傷害者，也有的，在感情世界中倍受折磨熬煎，在舊的婚姻理念和傳統輿論舉步維艱、才勇敢地突破第一步卻又懸崖勒馬，最終將自己囚於情感的幽室的，如《春夢》中的鄧玉樸；有大膽流露火辣灼人的愛、最後不惜以死作愛情祭禮的，如《春夢》中的若詩；有歷經二度婚姻之後自省懺悔的袁太太和初涉世事就情不自禁墮入暗戀之網，一顆芳心爲父輩式男子而顫抖的陳聞音（《迷途羔羊》）；亦有遭感情、事業雙重打擊、心無所寄、懷滿腹如酒心事的少

婦（《涼夜》）……白氏的愛情小說以細膩之筆，剖開衆多不同女性的豐富感情世界，寄寓了他的讚美、同情、無奈和嘆息。

這，就是白放情愛情系列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那種一聽到「愛情」就皺眉的「正人君子」者流，也許誤解愛情不過是一加一等於二而已？需知我們的大千世界，除了出家人另成超凡脫俗的境界之外，仍是一個有情有慾的世界。問題是文人怎樣去寫而已，其間有庸俗、甜淺和高雅、深刻之分。《春夢》一書的小說無疑屬於後者。

曾有不少讀者致函給作者，問愛情小說的作法。白放情為謙謙一君子，不願作答。也許真的有的寫作人不過想到一個故事隨手寫來而已，出諸自覺和半自覺之間。而我們將他的小說細細讀兩三次，似乎「旁觀者清」，發現了作品中有不少特徵和優勢，值得我們稱道。其實，真的，小說人人會寫（人指寫作人），問題是「怎樣寫」；作品題材人人都有，關鍵是「怎樣用」。此即「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之謂也。愛情小說七十二種情節，已被人用盡寫濫，要寫得吸引人、有新意、富於技巧，談何容易？所幸吾友放情兄，乃箇中好手，高手，他的愛情小說寫得很有吸引力和「魔力」，如若不信，不妨細讀本書諸篇至少兩次吧！當小說題材確定之後，小說藝術技巧變成了作品成敗的關鍵。我以為下面諸點，都十分出色。

作為印華作家，白放情並沒有忘記他小說的本土意識和色彩。讀《春夢》中的系列，你會有種身歷其境的感覺，一股濃鬱的「印尼味」撲面而來，印度尼西亞那美麗的山光水色一一展列在作者筆下：從煙霧瀰漫、硫磺味十足、驚心動魄的覆舟山，到氣候涼爽的本哲山頂；從帆影幢幢，白沙連天的水島到世界聞名、家家神龕、處處椰林的「最後的天堂」峇厘島；從車水馬龍的班芝蘭橋頭到細雨綿綿、人情味濃的溫馨小城……無不成了白氏小說的背景。特殊地域特殊環境特殊風情，使白氏小說異常迷人。外國華文讀者讀之必有新鮮特別的感覺。

小說的格調和氣質特別重要，它有助於造就作品的風格和小說獨特個性。白放情的語言基本上屬於抒情的、浪漫的、熱烈的、不羈的、癡情的。小說浸透敘述主體人物的熱烈深沉感情，既是小說人物「我」（他）的，也是作者（白放情）的。如和白大哥短暫接觸，我們不易發現他的這一面，似乎只看到他的穩重沉着，一旦進入他的小說世界，我們就感到了他的癡情加豪情，大有郁達夫詩句「生怕情多累美人」那種英雄惜美人的感情，與小男人廉價愛情小說的輕薄、卑劣、情操低下，實不能同日而語。《春夢》中，寫男女相思：「我在海堤邊坐在亂石上，低下頭，彎了腰肢，把雙手插入海水中，撥呵撥呵……」海水的相連，她在彼岸，我在這裏，撥呵撥呵……」要撥到甚麼時候，我和她不知道，別人更不會知道。」這種表達方式你想得出，寫得出來嗎？十一篇小說，都寫出了作者的風格和個性。和「人」一樣，小說也需一特殊氣質，才能令人過目不忘，印象殊深。

情節易忘，只有人物才可不朽。這是名滿中外的小說家老舍的經驗之談。以此，審視白放情的作品都足堪叫人欣慰。張奕凱和鄧玉樸不必說了，作者是竭盡全力去刻劃的，其餘幾篇也都有許多刻劃得很生動、教人不易忘懷的人物。白氏從外形、性格、心理、命運、言行多方面去刻劃他小說中的人物，焉有不成功之理？如寫被雨淋濕的鄧玉樸：

……她從雨網中回來了，長髮濕了，黏成塊的發光發亮，雨水洗過的眉毛貼着水珠，長長的睫毛閃着晶光，小巧的鼻尖也都滴着水，眼睛盯着我，有抹懊悔，這時我突然發現她除了一身古典味，還有一種奇幻的美，那就是冷艷！成熟包圍着的那雙眼睛及那個臉蛋，雨水將她的衣服緊貼着那苗條白暫健康的肌膚……

寫鄧玉樸初跌情網的感覺，也很特別：

「那時，你呆在雨景中，當你回頭看我時，就在那一刻，我告訴我自己，我完了。」……

——《春夢》

——《春夢》

「我完了」三個字而已，便勝過柔情蜜意的語言無數。你試過用這麼精煉的話嗎？

小說由人物言行、細節等構成。白放情的小說比諸我讀到的現代港台愛情小說更留心地營造細節。有些細節，成了令人過目不忘的經典場面或象徵之物。《春夢》中多次描寫女主角彈琴姿態，寫了若詩死後掌中彈出紙團；《貝殼》中的貝殼；《覆舟山的霧》中多次提到灰藍色的「勒飛士」外套和紅絲巾等等。

在白放情的愛情小說中，爲了造成興味線，必須安排一些情節令人「欲罷不能」地讀下去。這方面他做得頗爲成功，箭無虛發。這類技巧，包括了倒叙、伏筆、懸疑、夢境和現實的交錯等等。《春夢》一開始就是送別，然後倒叙到初識、思念，一波三折，內裏竟體現一種如詩的節奏感，中間穿插的書房夢境和雨亭回憶更是神來之筆，加強了主題的意念和悲劇美的色彩。《覆舟山的霧》一開始因尋找失蹤的遊客而遇上神秘的美麗女人珊蒂，男主角的追尋，老嫗的喬裝打扮，古怪病情的描寫、悽慘身世的揭開，一層層、一步步，如抽絲剝網地向你透露一個真相。《貝殼》女角的錯誤選擇，竟使一生命運改寫，令人惋惜不已。總之，在我們的「追讀」中，作者的小說也漸漸完成，留給你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哀傷、感慨，一次又一次對愛情的思考：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你生死相許？

再說語言。小說最怕的是沒有精彩的語言。一個好題材，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就常常被庸手的陳詞濫調弄得不忍卒讀。白放情的語言從句式上說大抵傳統，但糅合了現代感；對中國古典詩詞的喜愛和熟悉，亦使他的語言精煉、短促；也不時有警奇新鮮之句的插入。

《春夢》「鄉情牽牽」一章中描寫大埔山莊的景物，就盡量用短句，清新而乾淨利落：

藍藍的小水湖，水清如鏡，乾爹易老先生真勤勞，沿湖種竹植柳，還搭了拱橋伸入湖中，橋的末端又搭起簡樸的茅草涼亭，坐在涼亭上，看湖水，視游魚，聽竹葉聲，聽鳥叫，輕風吹來，如夢似幻。……

《春夢》「隔海的詩」一節中用襯托法，使冷雨和熱火交併，寫盡感覺上的極致：

我呆了，她也呆了，她含怨無語的眼睛燒得發亮，一把火射過來……我大有被火吞噬之勢……當時，涼亭外面風雨飄搖。

另外，像「雨未停，但我回憶中的雨卻給我的女兒叫停了」、「那性感的薄唇，笑的時候，紅唇是慢慢地像波浪一樣向外圍伸展的，到了一個局限時就定下型來……」、「你的睫毛像一把刷，刷進我的心靈裏」……等，亦為白放情所獨有。

《春夢》中的「愛情」結局大都不圓滿，（除了《涼夜》屬開放型寫法之外），幾乎都以悲劇告終。《春夢》徒餘隔海的守望，此恨綿綿無絕期；《花落了無聲》末尾，紫色蘭花飄啊飄落無聲；《夢盡半山》的末尾，「我」萬里尋芳蹤時的黯然傷別和大寺下的人生感悟（實在寫得絕好，本人偏愛）……深信有深度的讀者不會滿足於甜淺的、人為的大團圓結局為滿足，而能從作者的深情抒寫中對人生和愛情的內涵有所感悟，從而更珍惜男女間這種可遇而不可求的微妙的「愛情」實在是神聖崇高的人類情愫。讀罷白大哥的作品，我更深刻地領悟了黎巴嫩詩人紀伯倫對愛情的描述，並以它作為拙序的結束：

「愛雖給你加冠，他也要將你釘在十字架上。如同一捆稻粟，他把你束聚起來。他舂打你使你赤裸。他篩分你使你脫去皮殼。他磨碾你直至潔白。他揉搓你直至柔韌；然後他送你到他的聖火上去，使你成爲上帝聖筵上的聖餅。」

「愛不佔有，也不被佔有。因爲愛在愛中滿足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

# 春夢

清晨，站在機場，還有些寒意。

看着飛機在跑道上起飛，剎那間已衝入剛破曉的天空。此刻，一陣重重的失落感，令我手脚發軟，嘴巴也淡淡的，一顆心好好冷冷！

她去了，飛機把她載到美國去。

祇是一場春夢，我不禁在心裏喃喃自語：「春夢了無痕！」

是真的無痕嗎？沒有第二個人知道，自己在感情上的傷痕，多深多痛！

我偷偷地來送機，一絲一毫也不讓她曉得我來送機。這局棋不能再走下去，走下去只有兩敗俱傷！害人害己，何必呢？害己無所謂，害人可就罪大惡極。她失偶，但她是孩子們的好母親；我失偶，我也不願把自己在孩子們腦海裏的好形象抹掉；彼此都不願去破壞自己所擁有的幸福圈子。許久以來，一連串的电话、見面、遊樂，沉默的心靈交往都是一場場動人的地道戰，在地道裏別人不知道，但這場戰爭的驚險足以把千百萬個細胞在一瞬間毀掉！感情與理智的火拼，一場又一場，終於不知道是她勝利還是我失敗，她走了。

跑進機場的洗手間，在鏡中看看自己，開始鬆弛的下巴，兩鬢的幾根白髮，我不禁用手摸摸臉頰。

好笑！不好笑嗎？這種年齡還會有感情上的煩惱，不會令年輕人笑脫牙齒嗎？

她可能已在太平洋上空了。回去吧。但我還是依戀地走到外面看看機場的跑道，還有那起飛的方



向……。

駕着車，一串串的回憶跟着車輪轉。

那天晚上，在大庭廣眾之中，我不知不覺地跌入她那熟練的美妙鋼琴演奏中，只覺自己飄啊飄啊，飄向天涯海角；她穿着潔白的睡袍，翩翩起舞。我昏迷在那和平幸福的琴聲裏，醉了，是煙霧吧，刺激了我的眼睛，我摸摸眼角，那裏來的露珠？

已是子夜，大家散去。在大門邊我第一次問她：「住在那裏？」

「在椰城！」她答。閃亮的眼睛盯着我，含着警戒的色彩。

椰城的地方好大，但似乎又很小，因為以後我們總是那麼巧地碰頭。見面得多，她開始瞭解到我絕不是一個無賴或採花賊；她給了我家裏的電話號碼。

人與人之間真奇怪，一旦投緣，時間會濃縮，距離也會濃縮，濃縮得令人吃驚。短短幾個月，我們之間的一舉手一投足，一句話，驚鴻一瞥都會使彼此心靈上有舒服的感覺。心靈之間的深談，包含世界上最美妙的語言，也是第三者最難理解的語言。

當迷茫到來的時候，也是令人醒悟的時候。那天，在電話裏，我說：

「不知哪一位作家寫過關於金魚的故事。我和你就像隔開在兩個水簇箱裏的金魚，我想游過去，你也有意游過來，但終將白費氣力，我們都游不出去的。」

好半天，她沒有回答我的話。

「其實我們都不算是叛徒，」我接着說：「但是……」

「我懂。」她打斷我的話，「我們能做不顧一切的英雄，但不能不顧我們的孩子，不能爲了自己的幸福去傷害孩子的心靈。我也想過，那似乎太殘忍了！」

當時我感到好疲倦，放下話筒。